

Zhaohua

Sanwensuibi

散文随笔精选

jingxuan

《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编

朝

1997-1999

花

文匯出版社

I267

J427

朝



散文随笔精选

1997

策划 / 季振邦 特约编辑 / 沈 扬
《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编

1999

花

文匯出版社

朝花

——散文随笔精选(1997—1999)

策 划/季振邦

责任编辑/钱汉东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竟成印刷厂

版 次/200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300 千

印 张/15.5

印 数/1—5 100

ISBN7-80531-765-8/I · 94

定 价/ 28.00 元

□ 贾树枚

序

“朝花”是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个综合性文艺副刊，从1956年9月20日创刊到现在，已将近四十四年，出版了五千多期。

正如著名作家袁鹰所说：“我国报纸林林总总，副刊办到五千期的，恐怕是凤毛麟角。”

在四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朝花”也经历过风霜雨雪、曲折艰难，然而她植根上海这片沃土，吸收中华文化的营养，根深叶茂；日日吮饮着扬子江的乳汁，沐浴着东海朝阳，迎风怒放，成为上海滩上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我由此想到了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千古名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春风吹绿原野，大地一片生机。这是多么动人的景象，这是多么顽强的生命力！

这诗句，不也正是“朝花”的生动写照！

“朝花”的作者换了一代又一代，“朝花”的编者换了一茬又一茬，“朝花”的读者摘下红领巾戴上了博士帽，“朝花”的剪报从爷爷的案头走进了孙孙的书包。然而，黄浦江畔这一片“朝花”却绽放得更加璀璨，更加娇艳。

原因何在？一在于她“对社会现实的格外关注，对于中华文化的着力弘扬”，“其庄重感，其书香气，其不媚俗，其高品位，数十年来，形成了深受读者和作者信赖的品牌效应”。（李国文语）二在于有一批知名作家团结在她周围。几十年来，几乎国内所有著名

作家、艺术家都在“朝花”上发表过作品。“朝花”创刊第一期，就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当代文坛泰斗巴金的杂文《恰到好处》，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声疾呼，对文坛恶棍姚文元用“恰到好处的批评”来压制批评，抵制“百家争鸣”的企图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三在于有一批不求名利、不辞辛苦、勤奋耕耘的编辑，用他们的汗水和心血浇灌这片园地，为作者服务，为读者服务，一生乐得人憔悴，甘为他人作嫁衣。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化作护花的春泥，换来了黄浦江畔文化园地的烂漫春色。

有人说：副刊姓副。与“正刊”相比，似乎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其实不然，许多读者说，他们看《解放日报》，就是冲着“朝花”来的。他们每天拿到《解放日报》，首先看的就是“朝花”上的文章。好的副刊，是报纸的特色所在，个性所在。著名的报纸必有著名的副刊，高品位的副刊也必能提高报纸的品位。如果把一张报纸比作一株高楼大厦的话，那么副刊便是这大厦周围的花坛、苗圃、绿树、草坪，两者相配，相得益彰。离开了树木花草，高楼大厦岂不变成了毫无生机的沙漠！

如果把《解放日报》比作反映当代上海改革、开放、发展、变化、奋斗、腾飞的交响乐，那么《朝花》便是这部乐曲中的华彩乐章！

1996年《朝花》创刊四十年的时候，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精选《朝花》四十年间发表过的优秀作品，编纂出版了《1956—1996朝花作品精粹》一书，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视为书中珍品。四年过去了，“朝花”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带着两个文明建设的朝露，更加开得姹紫嫣红，赏心悦目。今天，在文汇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从“朝花”发表的新作中精选出140余篇佳作，编成这本《朝花作品精粹（1996—1999）》，献给热爱上海、关心“朝花”的读者，献给即将成立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人生有涯，事业常青，我相信，这本书也必将成为“朝花”园地中一朵常开不败的“朝花”，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光添彩。

2000.5.21

目 录

序.....	(1)
--------	-----

王元化	起潜先生书法选集序.....	(1)
木 人	说说廉颇与蔺相如.....	(3)
吴芝麟	百年沧桑的诉说.....	(5)
虞 丹	向谁告别.....	(9)
黎焕颐	两百年的情结	(11)
陈念云	悼陆公	(14)
赵长天	值得炫耀的土地	(21)
徐城北	夜步西湖	(24)
林 帆	咎在猫乎?	(28)
赵鑫珊	我的建筑梦	(31)
张海迪	生命的追问	(35)
陈鹏举	春日随感	(39)
刘 金	一个“容易”的怪圈	(43)
褚水敖	绿地	(46)
谈家桢	半个世纪的情结	(50)
冯其庸	唯将双泪滴深杯	(52)
胡道静	《柳亚子家书》序	(55)
秦文君	香岛文友	(59)

尹明华	吉米特夫人和她的中国女孩	(62)
邵燕祥	说“汗颜”	(65)
刘洪波	考好汉	(68)
唐振常	包饭师傅	(70)
沈 扬	敦煌杂记	(73)
何 为	客居小楼	(78)
陈祖芬	窗外有棵白杨树	(82)
余秋雨	《亦孚藏品》序	(85)
赵丽宏	青春和美文	(88)
田永昌	劳诺宁先生的中国情	(91)
吴 非	谁人信高洁?	(94)
程乃珊	童话的革命	(96)
丹 晨	三等车中	(100)
殷慧芬	夜探王村	(104)
宁 宇	诗情的郑和墓	(108)
许 寅	“两格”齐传吴野洲	(111)
叶 辛	京都雪	(113)
王 殊	重逢多瑙河	(116)
竹 林	“缩略时代”的神话	(119)
陆文夫	人之于味	(123)
李 瑛	永生的人	(127)
徐中玉	谈谈年谱	(131)
江曾培	话说“近亲繁殖”	(134)
吴欢章	品不尽的金鞭溪	(136)
栾保俊	“名”实之间	(139)
萧 丁	荒凉之美	(141)
郭 风	福州的公园	(146)

陈 沂	让《一曲难忘》回荡在上海大学师生中间……	(150)
鲁彦周	叶集漫步……	(154)
沈善增	男人爱管闲事……	(157)
徐开垒	住在文缘村里……	(160)
徐锦江	传统人生……	(164)
张 庚 郭汉城	时代呼唤大演员……	(167)
欧阳文彬	她还在迎浪弋行……	(170)
关 鸿	一生总算没有白过……	(173)
牧 惠	宝玉题匾……	(176)
袁雪芬	在心里写过千百遍……	(179)
大 泓	给“毛家菜”泼点冷水……	(186)
杨匡汉	倾听激情……	(188)
刘心武	雨夹雪……	(191)
冯英子	从“康熙私访”说起……	(195)
朱 蕊	美色……	(197)
彭瑞高	王震故事……	(200)
黄宗英	垫补……	(203)
陆星儿	三十年前的信……	(207)
何满子	佛牙舍利的闹剧……	(211)
杨 森	七大人的收藏……	(214)
俞天白	绿与蓝……	(217)
吴祖光	《凤凰城》始末……	(221)
杨子才	凉二心态……	(229)
李伦新	燕子……	(232)
刘白羽	白鹭女神……	(235)
柯 灵	重见飞翼楼……	(240)
许道明	惜乎,刘大杰先生! ……	(242)

施蛰存	秋夕·····	(248)
范小青	说两个人·····	(250)
许纪霖	草根化的台北·····	(253)
黄宗江	为川剧杜兰多叫绝·····	(256)
萧 乾	写在《戴厚英文集》出版之际·····	(259)
罗 洛	读杜偶拾·····	(261)
郁 风	我来不待桂花迟·····	(264)
舒 展	论随大流·····	(267)
许锦根	可贵的感情·····	(270)
吴中杰	自我的疏离与回归·····	(272)
王 维	痛失登科·····	(277)
曹明华	生存压力·····	(282)
黄永玉	表叔沈从文·····	(287)
王安忆	风月三篇·····	(292)
毛志成	深读冬天·····	(298)
季振邦	天台唐诗路·····	(301)
潘旭澜	学文答问·····	(305)
李国文	京华年意·····	(309)
曾敏之	乐韵人生·····	(312)
吴小如	张说的《钱本草》·····	(316)
蒋星煜	中国戏曲在澳洲·····	(318)
李子云	送洪泽同志远行·····	(321)
贾平凹	幻想集·····	(326)
夏征农	九十自况·····	(330)
曾元沧	转弯·····	(331)
雁 翼	诗也检验着诗人·····	(334)
唐浩明	帝王之学：封建末世的背时学问·····	(337)

肖复兴	星期天·····	(343)
易中天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	(346)
吴贻弓	银幕生涯廿载·····	(349)
陈 迟	谛听铁琴铜剑的诉说·····	(352)
彦 火	萧乾的生命力·····	(356)
姜德明	长跑者·····	(359)
叶兆言	关于流水·····	(362)
高 莽	钱钟书与杨绛·····	(367)
史中兴	中产阶级与狗·····	(376)
赵本夫	棋圣·····	(378)
高晓声	距离·····	(380)
陈四益	韩羽·····	(383)
宋志坚	记住五月八日·····	(388)
夏其盲	在那难忘的日子里·····	(391)
周而复	上海巨变·····	(395)
陈 诏	飘然而去忆云乡·····	(398)
叶稚珊	早春二月·····	(403)
李杭育	考试与人生·····	(407)
查志华	寻找都市野趣·····	(409)
李元洛	花开时节又逢君·····	(413)
冯骥才	双倍的诗人·····	(416)
张承志	临行走笔·····	(418)
晏 政	“夜泊秦淮近酒家”·····	(421)
曹 雷	圣彼得堡的夕阳·····	(424)
舒 乙	文史资料最好看·····	(427)
张阿泉	三味之味·····	(429)
钱汉东	姚雪垠话《李自成》拾遗·····	(432)

陶 然	走过天安门·····	(435)
杜 宣	新世纪钟声·····	(438)
居欣如	让晚霞更绚丽·····	(442)
詹克明	《月问》中秋·····	(446)
张中行	《论语》的五十·····	(452)
舒 婷	梦想成真去剑川·····	(455)
张艺谋	看看邓伟的照片·····	(458)
王晓玉	沈万三与朱元璋·····	(460)
陈 村	爱的价值·····	(465)
伍立杨	劳累的背影,不再回头 ·····	(467)
华君武	可敬可爱的李可染·····	(471)
卞毓方	香远益清·····	(474)
袁 鹰	元帅行吟·····	(478)
朱苏进	长庚星·····	(483)
后 记	·····	(487)

□ 王元化

起潜先生书法选集序

起潜先生以其近日书法展出作品若干帧，裱为一册，远道见示。金声玉振，大雅之作矣！先生乃吾国当代图书事业之开山人物，早年于艰厄苦困之际，与张菊生、叶揆初先生创办合众图书馆，集涓涓之水滴，汇为百川之美富，视今日沪上之图书馆，以一千万册之缥緗缣素，跻身为世界一流名馆，先生愿力之大、功业之巨，世人皆为之仰止。又吾国藏书事业家，实有一优良之传统，即于庋藏图籍之际，又校勘钞写、刻印刊布、编订目录，有功于竹简韦编、牙签锦轴，如卢文弨、鲍廷博、黄丕烈诸人是也。观先生所整理编定刊布之古籍，诸如《四当斋书目》、《海盐张氏涉园》、《番禺叶氏退庵》、以及《合众图书馆丛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读史方輿纪要》等，无量之珍本秘籍，为千万化身，先生之有功于古籍，奄有前人之长而更博，然先生更于贯穿六籍百氏、区别品类、甲乙部居之际，又染翰临池、手钞缣易，数十年冥心穷讨书法之道。然则先生书艺之美，更非卢、鲍、黄诸家之所能侔矣。吾于先生书法之学，特以“雅量”一语品题之。《世说雅量篇》云：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诸名士泛海戏。风起浪涌，诸人失色，便唱使还。太傅神怀方王，吟啸不言。风转急浪猛，太傅更貌

闲意悦。于是审其雅量可以镇定天下。雅量之美，淳厚浑穆，神明内敛，气静机圆；书林中之诸葛孔明、谢太傅是也。雅量之美，谈何容易！融厚植之学养、博洽之闻见、清澄之心地、沉着之才干于一炉，全幅人格之呈显，即《礼记》所云：“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起潜先生将刊其书法集，属弁其端，因略说先生之人品与书道之关系，以见先生之成就，盖于文字之外有大者存焉，岂惟区区之私见之尔。

丙子冬日清园

1997.1.7

说说廉颇与蔺相如

常常听亲友说起在一些单位的主要领导之间为个人恩怨、一己私利闹无原则纠纷，有的甚至你争我斗，互不相让，以至所在单位人心涣散，是非混淆，下属顾此失彼，左右为难。听多了，也就不以为怪了。

日前翻阅司马迁的《史记》，看到其中已熟读多遍的《廉颇蔺相如列传》，思绪不由得来了个古今结合：两千多年前的廉颇与蔺相如可以为赵国的安危而“将相和”，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身为党和国家的干部或国有企业的领导，何以不能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同心协力，和舟共济呢？

蔺相如负命入秦，处虎狼之窝，不畏强暴而完璧归赵；护驾渑池，大智大勇，维护国家尊严，其于国之功不能说不大。对虽有野战攻城之功但位居其下的廉颇于己的轻视羞辱，蔺相如倘若像有些现代人一样居功自傲，互不服气，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再倘若廉颇知错不改，一味倚老卖老，持军旅征战大功以欺人，也就没有“负荆请罪”这千古留传的历史佳话了，赵国的历史因此而减少几十年也不是不可能的。

现实社会中，各级党政机关及企业的主要领导之间，或领导

班子成员之间,能够妥善处理好各种矛盾,求大同存小异,团结协作,努力做好各项工作的大有人在。但是,确实也有不少单位的领导之间,存在如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状况,其结果不仅严重干扰了所在地区或单位的工作进行,而且还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程度不同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而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往往都是些上不了“桌面”的鸡毛蒜皮小事。如:或因资格老嫩互相贬低,或因座次前后斤斤计较,或因受过批评胸怀不满,或因提拔表彰心中不服,等等,说到底,其根本上无非是一己名利,个人私怨。由此而渐渐发展为轻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重者怨怨相报、没完没了的局面,实在令人心忧心凉。相比之下,蔺相如不计私怨以顾大局、忍辱含垢以利国家的高风亮节以及廉颇以国家利益为重,勇于改过的豪迈气概和磊落胸怀,倒是很值得这类人好好学习效法的,并也值得我们当今之人之为之真诚称赞。

当然,话必须说回来,古今一致或基本一致的事理,其本质的内涵还是有不同的。我们共产党人所为之奋斗的国家 and 人民的利益同廉颇蔺相如所为之顾全的封建社会国家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而且比之要崇高得多。正因为如此,封建士大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的领导干部就更没有理由做不到了,而且应该比古人做得更好。人民群众有此要求,无论如何不是太高吧?问题恐怕是应该对自己要求高的人,对自己要求太低了。

1997. 1. 9

□ 吴芝麟

百年沧桑的诉说

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从未在京城久住过，却可以像老北京一样，在书中带着你遍游昔日的繁华地，深沉而又真实地诉说着百年的沧桑；

一个认认真真以治史出名的年轻人，不经意地涉足散文创作，竟也开拓出一方让人眼前一亮的天地；

这就是姜鸣和他的历史散文集《被调整的目光》。

大概是今年（九六年）春节过后不久，姜鸣送来一摞书稿，并希望我能写篇序一样的文字。我推辞了几次，但终拗不过他，遂答应了下来。姜鸣有一句话说动了我，他说，你对这本书毕竟也倾注过感情。

这话很牵起我的一些回忆。

姜鸣是我的老朋友，说起来还很有缘分。记得是八十年代中期，我那时在《解放日报》供职，他在市里的一个部门工作。有一天，他陪着北京部里来的两位同志在上海的太原宾馆和我见面，聊天。那是我俩的第一次相识，并没有太多的话。以后，才知道他是学历史的，在复旦历史系留校执教过一段时间。或许就因了他是学历史的，有一次我和他谈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

史》一书，当时才出版发行。没想到，他也刚读过，于是，话题越谈越多。他的聪敏，他的学识，他的深刻，给人的印象都是无法忘记的。尤其是说到甲午海战、海军军费与颐和园等，都有一些我未曾听闻过的史实，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并生出些许思考。说到底，报人的天性使然，我是个喜欢听新鲜故事的人。

其时，姜鸣白天正忙于干部制度改革的实践，晚上则仍沉湎于他从复旦即开始的史学专著《龙旗飘扬的舰队》和《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并且不时地、充满热情地为钱钢正在撰写的《海葬——大清国北洋海军成军 100 周年祭》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几年之后，钱钢为此作过很生动的回忆：1986 年初夏，几位朋友在一起聚会，话题不知怎么移到了中国近代史。一脸机灵的复旦历史系毕业生姜鸣，用他那清脆悦耳的上海普通话说起 1884 年中法马江海战，说起愚守仁义道德的福州军政大员在法军的最后通牒面前如何无知无措：“他们很 Gentleman 的！”姜鸣镜片后的眼睛在谈笑婉讽时眯成细缝，“派人给法国人送信，说对不起，我们还没准备好，请于明天下午开战！送信的鱼雷艇刚接近法国军舰，法国人突然开火……”大家笑。随即是久久的叹息。那晚的谈话对我的写作方向有重要影响。……在姜鸣的激励和帮助下，我开始收集资料写作纪实文字《海葬》。

那时，姜鸣常往来于京沪道上。而他每次归来，我总能听到一些他在京城踏访名胜、尤其是那些快要湮没的历史遗址后所生发出来的感叹，不觉也心有所动，并萌发出一个念头：如果以此敷衍成文，在报纸副刊上开一个专栏，一定很有读者。高兴的是，姜鸣居然被我说服了。这就是从 1989 年 1 月底起在《解放日报》《朝花》副刊上连续登出的专栏“京华胜迹”，首篇是《戊戌变法遗址寻访》。不多久，姜鸣“下海”，到一个证券营业部当经理，但他仍坚持写专栏。在我的印象中，姜鸣是在《朝花》开个人专栏